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6

117
193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書

左逸三古錄

譏陽之梧纍樵者窮其根獲石篋焉以爲伏藏
物也出之有竹簡漆書古文即左氏傳讀之中
有小抵牾者凡三十五則余得而錄之或曰其
首跡指正正非左氏指也或曰秦漢人所傳而托也
余不能辨聊以辭而已

桓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夏伐鄭秋七月

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始公與諸侯圍鄭也即
郭門昭焉昭公懇使子入私於衛侯曰惟是魯君之
首禍鄭以脩郎之怨也宋君之左右出子也則惟雍
氏宗之孽不虞君之儼然屢臨之也敢請衛侯曰忽
何故入對曰寡君之爲太子也寔先君之嫡以請於
天子有成命矣不腆撫軍而執役於齊以扞蔽北戎
大効是建出于挾宋而奸之國人之望寡君如望歲
焉何以不入衛侯曰是非寡人之所專也二君志也
曰魯宋何厭之有魯志翬也宋志督也已憚之不悔
而日勤師以求無君之國而黨之即天子不能無旦

夕誅君胡翼焉即寡君孱不能圉其芻牧之邑而以
歸君若且歸魯管之後我克宋鄙防而魯以班取之
又弗德也魯安能德君衛侯乃辭於師以疾而歸公
亦歸

莊七年夏恒星不見夜明也巫季陽曰日沒西也沒
而光其西方有聖人乎史逸曰不然是中國之徵也
而在下夫夜下象也夜明日之餘也其夏殷之後乎
代於時爲暎更二甲子乃晦乎二甲子中國有聖人
日不沒矣

閔公二年公子慶父縊謚之曰恭仲而弗以僭告也

仲孫湫聞之曰異乎季子之爲政也刑莫後於弑逆
淫莫醜於奸上慶父三年而再行之而又通君之室
以希得國魯有司寇將誰辟焉慶父而後誰無後者
且莊公之二子唐韋子周之元公其制辟曰絕官蔡
蔡明有差也孟叔同立叔實耻之作法於涼其季子
乎是夫也得世無魯矣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潰蔡侯逃於墓使大夫考
父諸曰亡人不佞不能事盟主以辱君又王趾又儼
然勞諸侯之師不佞寔恩辟不敢以介見又弗獲改
服從諸大夫朝歸死於先仲之壠不佞王卹受賦弗

敢稽也盟府之好聘兵後弗敢後也亡人齊沐剪髮
以俟大僇君用之先仲誓弗載紀唯命其幸以先仲
故赦而夷之附庸君之惠也非所覩也齊侯欲弗許
管仲曰許之君爲盟主而脩林茅之惠以勤諸侯必
終其快剪滅惟城母乃不可乎諸侯楚詩云出自幽
谷遷於喬木言徙義也君以惠興我而以義救之又
何憚焉乃復蔡侯

齊侯伐宋圍緡討其不與盟於齊也國子曰不可棄
恩不仁乘弱不義昔五孽韋亂君實不勝挫越於外
宋君無忘先君而率諸侯以靖我阽危敬寧撫有東

國君寔不能光昭先君之令德嗣主齊閼夾輔王室而啓戎夏之長心以力競响昔我先君之有討於荆也我握其臂宋持其指君今伐宋楚爲之勁我爲之掎不侵唯宋不以軋逐而遣一介之使來勞曰寡君孱不善師中楚以爲大國羞君屈玉趾跋屨敝郊庶幾念獻之微而脩先桓公業用還集我乎將無便辭以困行人公不聽君子以是知齊德之不競也

僖公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丙子鄭文夫人辛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丁丑楚子入享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邊豆六品享畢夜出

李

文卒送于軍取二姬以歸明年秋楚成得臣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墳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婚者與有幾叔伯退而歎曰異哉夫子之爲楚也泓之後君王幸以狡勝宋而奉之同盟又掩其二息而無別宗是必不得諸侯夫子不諫而今又誣楚以快子玉君以汰失之而臣以慢復之必敗夫子實敗楚而欲他誣也得身爲幸

王命尹氏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王若曰叔父惟乃顯祖文侯翼相我先王輯牧在播用

渥厥錫、奕世光輔。時上帝弗厭我先王、永綏繩繩。亦
逮爾股肱、叔父爾惟裕少、習於難礪、乃智、歲乃勇。若
群僕督御、罔不入俊於乎、余小子弗惇弗習於內、寔
隕越畿甸、唯叔父是怙、凶厲不搖、臣妾其還、鬻熊氏
陸梁漢江、蠶蛸諸姬、余小子弗武弗克、豫外以勤、我
叔父穀厥胄甲、塗厥軻尊、俘累靡扞、不誅於乎天
奪舅氏、余小子日艷艷弗怙、即於次、叔父爾寔大奠
我甸荒昆從姻戚、友邦冢君大夫咸若、度汝克續文
武載益光于前烈王曰、叔父其歸視師、柔遠能邇、用
賚尔大輶、戎輶一駢服具、形弓一形矢百旅弓矢

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往哉敬服王命以綏四國
糾逖王慝無怠成無改食天嗣惠難老余一人永孚
于休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
之休命

王受魯侯穀玉、爲衛諸晉侯曰、昔越我先王、二叔不
咸夾煽亡燼、維我伯考周公、大振文武之業、僇管蔡
蔡以靖王室、施於九夷、九夷率從、余一人不德、不能
輯寧宗族、厥有衛鄭棄盟府之好而有二心、以服事
荆寔賴我伯父不揚周公之烈、剪劉荆人伏竄普棘、
聲鄭之罪、歸於京師、告用於廟、余小子罔敢恫怨法

亦罔敢赦魯之宗臣以故職譖曰蔡叔怨父改行周公寔復封之傳國至今予弗敢專鄭在深室徂寒越暑其於昏旦曰康叔之德只以三餚食其速誅之以比於鮮唯伯父稍薄其從蔡而寔之亦唯伯父晉侯稽首曰君王幸赦衛鄭以輯全衛重耳之願也敢不唯命

秦伯葬穆公當從死者百七十有七人子輿氏之三良與焉孟明諫曰不可我先君之御秦也其治命寔多君不之好而唯亂是用殉葬禮之叛也殉良國之疵也王官之後晉人盖日夜西首焉以司吾國君薨

而示之疵毋招釁乎哉得由余戎自削矣以良爲殉去戎幾何先君之霸也定王室恤同盟攘土受胙再造國君史足書矣而終之以凶德無已其老臣哉日余再辱秦師先君再拔之死也曰而餘身也無以稱報王官一矣請殉爲再秦伯曰子輿氏先君之志也而先武公之故也子爲生者可也孟明退而不食七日卒

齊侯朝於晉賓媚人相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矣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賓媚人曰日大夫以晉君之命徵敝邑寡君恐不敢愛宇醴以饗從者匹於

單劉惟是一二邑臣不能勅內人以十大夫寡君寔無所與聞大夫唯已愧之雪而舉晉殉之以天之降罰齊而使青人之骨暴於壘亦豈無一二晉殉先文公之有討於曹也俗浴薄之鄙而終宥之大夫其遂宥齊而光先文公之德以寬諸侯夫誰不服如其咷也九達之莊人盡誅乎郤子不能對君子曰郤氏之後殆哉夫騎德之敗也騎匹夫不可而况國君乎哉兵以逞忿忿以成欲其尤未也則先成子之恭乎范武子謂趙宣孟曰亡人也辱夫子之收之不敢以間諳也晉爲盟主吾子寔執大政以光輔社稷城濮

之戰我先君僅一得志於楚無以聲之曰楚爲不道蠶食庶邦商臣弑穎而子不以間率諸侯僇楚楚猶外也宋弑叔向子不親討而以季中行氏齊弑商人子又赦之子爲正卿曲庇巨憲疇取式焉夏將狄矣曰君不勝民吾焉能奪之且有周之司寇在士季退曰嗟夫子能行之旦忍之矣

宣公十五年晉敗赤狄於曲梁滅潞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爪衍之縣桓子之老無詭曰士伯之賞信也抑夫子其辭之夫邲之後不能盡援其長者以歸今之有事於狄者皆其孤也其處者則又

袖手夫子其盍以卿請命於君曰君幸毋缪敢蒙賞
乎不然請以是爲吊喪察傷訾夫君行溢臣行節禮
也詩云鍾鼓既設一朝饗之君之溢也書云百拜稽
首讓於夔龍臣之節也桓子不能用其明年卒
諸將攻屠岸賈於司寇之署且命之曰國有大典女
實擅之以剪僇勲賢而滅其祀君以爲討岸賈再拜
稽首曰諸大夫脩成季之德而過督臣也則既聞命
先公不能事巨室而羅於難用棄群臣誰之爲也既
殄其身又汚之謚故臣旦夕疾首焉以君之命持司
寇爰書以討而謂之擅也其誰不擅諸大夫亦唯私

是競以亂角亂將奚靖焉君行及矣伏劍而死
晉侯使呂相絕秦云云秦伯使大夫成差報曰君脩
怨於敝邑而儼然勞諸侯之御又辱先命之寡君無
所逃罪不腆敝賦詰朝相見也唯是二三臣受事於
先君之老不敢匿敬布腹心昔我穆公念獻公婚姻
之好以內惠公許遺我列城五朝濟夕設版焉穆公
如忘輸粟自雍及絳相屬秦饑晉開之糴我穆公豈
敢以施責唯妖夢是踐于是乎有韓之師天棄惠公
以兵見也穆公醉縲而饋之七牢俾復有晉國是我
再造於惠也惠公即世唯是文公亡人累累我穆公

擐甲胄以從晉之卿大夫、呂郤之難、文公潛棄其國、
戡而後返寢阿室、皇寔唯我紀綱之僕、是我又再造
於文也、虞夏商周之胤、謂穆公之無利晉而祔席之、
是以來朝、則豈敢忘晉德、我穆公師河上、均納玉文
公詎而郤師、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寔耘之、如無穆
公城濮之後、秦之龍盾虎軛、參用輔行、晉是以大破
楚鄭、棄叔詹之命、文公以私討、豈其辱秦之疆場而
誣我先君、穆公之終怒鄭、則文之爲也、超乘三百、毋
毛髮之累、候人襄公、然背文公之好、不以餼館逆
而以兵掩使、我骨暴崤函之間、我是以有王官之師、

穆公之事三君、皆不克終、終豈在秦、襄公即世、諸大
夫來言曰、請立公子雍、治命也、一二耆老謂我康公
母、爲晉德、晉以怨報、康公思慕穆文之故、披星戴炎
以赴晉、諸大夫利幼君、而陰敗盟、我是以有令狐之
師、使我康公寔愧於一二耆老、晉又乘我康公之切
而徼白狄、踐我塲苗、鹵剽我人民、瀆夷我城隍、屬先
君景公有膏肓之恙、頌醫於我寡君、寡君齊穆公三
日而遣緩也、曰、其疆塲之吏不能布大好、君則何怨、
穆公之享於鈞天、爲晉君諸甥舅哉、君立而寡君喜
可知也、庶其赦我乎、君又袞甲於河東、而誘盟我寡

君是以不能涉河、猶命顆奉斂、歃血在口、而勞諸侯之成師、以臨寡君。君來言曰：「自狄而仇也、以而之賜命討而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既余仇、將以間止君師也。」君信之。楚爲封豕長蛇、欲敵晉於鬪、我肆其浮詛、君又信之。抑君以爲兵端既不獲受命矣、敢告文襄靈景、唯晉四君、狎主齊盟、惠逮來裔、誰之功也。且君稱盟以藩王室、無受誓辭、京南辱鄭、不報坐齊、以譏執事甚輕其心焉。使之盡東其畝、君唯力是競、而獨辭我寡君、寡君敬受辭剪棘夷道以延君之軌車、唯命。

晋范文子友自鄖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祝宗退曰：「異哉夫子所謂將社稷奚賴焉。國有六卿、子列在二中軍之良厥猶將社稷奚賴焉。」國有六卿、子列在二中軍之良厥猶將之、且以先武子之德、只細大咸曠、將子是靖、子辟其難而戕其身、以族免也、則不曰晉國之祿食者幾何。君子之愛身也、以存社稷也、其指身也、亦唯社稷是存。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夫子視一人之階危而先辟之、不可謂忠、將身之不保、不可謂智。君子曰：「祝宗之言信也。雖然、樂之。」

馬

逆也、郤之昧也、抑亦可免夫、

楚子伐宋、宋使樂嬰齊急於晋、晋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晋之疆能違天乎、謗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樂嬰齊曰、異哉大夫之見而以君削也、君失諸侯、在此言矣、日嬰齊受命於寡君、寡君齊三日而遣之、曰、楚爲無道、蔑視宋、寔以國之辱、辱及盟主、僇其下介、以于楚師、維是銳矢及帷、鞬鐸、摧雉士、均栗女職編、且久所不即死、堅待盟主之赦、晋师苟出而吕侯曰、善、乃治師、

先微子之社稷、共楚者有如日、晋师苟不出而吕先微子之社稷、餌楚者有如日、寡君之孱臣元寔更言之、抑邲之役、晋之戎车大倍庭楚、允子弗克用命、淪於顛隣、則豈唯天之咎、今復棄宋、宋折而楚鄭先之、衛魯茅靡也、從齊以披秦爲陰構、悉率諸宗、挾疆以北、鼎是用詢、將晋之大勲、是墜、唯君與二三卿圖之、詩云、子不我好、豈無他人、請從死矣、有以報寡君、晋侯曰、善、乃治師、

會於商任、錮欒氏也、安、私於范宣子曰、僑聞之、先王之待遷臣也、留之弗可、則導之、惧有侵也、先之所

往無使窮也三年而後收田祿里居異其反也盈也
非有大故以先人之祿遺晉晋不能即誅以遺諸侯
而又窮之僑竊惑焉亦不曰有先大夫書之勲未斬
宣子曰寡君之有討於盈也寔書之爲丘麗氏之後
也至於今未雪也屢又濟水焉伐秦獨東其馬首以
狃師使寡君不獲志於秦以慚諸侯寡君之命曰凡
獲罪於余者無共國獲罪於先君之社稷者無共天
子產退曰盈必亂晋失盟主殆此妨矣俗書之罪則
既赦於先君且無辱群臣以虞中行氏俗屢之汰汰
罪微也罪人不孥古之訓也范氏其爲樂乎女慝不

察男怨是徇任讒棄戚肆忿淫志其猶以武子文子
之澤也再世而已

秦后子奔晋以翠旄之復陶鑿鑑璧珥甲父之胄私
於趙文子曰鍼也不能事其兄以即盟主其不以就
大僇而使之朝夕殮焉唯吾子是賴與先君蜚廉之
好是庇鍼也敢徼福於先君以事夫子趙文子辭使
者出諸大门之外而拜曰我寡君以公子之辱臨而
不鄙也日夜飭邸傳焉武不敏獲冒列大幸母以內
臣而有異文精白一心夙夜匪懈唯君是媚武之志
也吾子篤念先君而賄痴武即不肖敢蔑忘其先而

賄之愛后子悔曰鍼之鍼夫子淺矣宜其及也

宋之盟叔向歸而有德色祁奚曰異哉所也吾聞之先王之於夷也德兼之霸者之於夷也力外之未聞其柔之也召陵之後齊桓大張其兵辭楚懾而後成伯也是則仲父之敘也城濮之後辭不足矣劉之兵楚虧而後成伯也是則先成季之敘也楚雖強爲莊若穆寔不得志於諸侯而以求晉晉爲盟主候棄諸侯倒阿授之母乃逆損乎所佐上卿不預其筭喝懾秉甲陽辭以誘南冠之臣偃然歛先小國尸盟固若是乎物不兩大楚既先之則主之矣晉既不能大寬

諸侯之力聘朝饗助日歲孳孳焉又令楚得役之是重困也安在息民楚爲封豕貪婪無厭輕重異供薄厚生怨爭未艾也安在弭兵六君之衡一旦失之猶以爲多何所非績晉侯耄而厭武上卿是藉寧無先文君之討所也及身而已後其殆哉叔向聞之愧三日不出曰吾知罪矣夫子再生我者也

晉人執仲幾歸京師王使大夫弘誥之曰昔在商王自絕於天暴棄兆民我先王以爲訐拂逆衆快弗斬其裔封之舊都佐以懿胤又包藏其禍心以謀我先王既正其罰又曲需之象擇明賢唯桓圭土田九命

寧

是錫世世子孫稱上公。周室天降灾予十人以憂。
堆牒盟主紂尼諸侯以樂車而女教然曰余客也。且
有縣薛鄉爲役女之宮郊甸遂寧不唯王之土其卿
士僕妾隸圉市莽寧不唯王之臣余一人不德不能
撫有宋宋以枝辭而有縣薛鄉國無小其相爲役乎
先王之令諸侯曰毋倍上毋陵下女一舉而賊之余
一人將奚賴焉女即司寇母廷女主以升天討仲幾
不能對乃囚之

吳季子使還而過魯叔孫穆子曰美哉先太伯之讓
也而吾子幾之雖然猶也竊有惑焉太王之志也授

季達文爰發固邦其命維新蓋卅載而天下謐如也
子之諸兄日尋佚於楚以勞其民今聞其嗣抑又甚
焉子守曲節而不唯先君之志是體以綏輯兩國而
好之太伯之讓也其承親而靖亂也承親孝也靖亂
仁也仁孝合之爲義吾子違親而亂是用釀毋乃不
可乎季子謝曰微吾子之藥石札也則不聞斯言札
也不木唯顛越是懼敢多讓乎

齊侯乘樂氏之亂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
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戚鄆封少水趙勝以師來追
曰以寡君之不穀嘗從君於盟所口血寔求乾而君

儼然師臨之也、何故、寧以爲逆、則豈惟寡君惡之、方
藉君之威靈以爲僇、君存、故臣而皆盟主、不寧敝邑
之雕甲朽戈、從君於劇、不敢辭、齊侯使崔杼答曰、昔
我桓公大協諸侯以蕃王室、天子藉之錫主齊盟女
先君之不度而斂於力、盟是用狎、代諸侯之子女玉
帛、千緝絲枲、酏粉女世、饗食、以爲厭、女亡臣克脩
婦人之孽、而逞師於我、又爲嫚辭而辱及余之先子、
即一二孥稚、不敢忘女、勒我行人、使從諸大夫曰、必
以類、又強諸大夫、而軟之、天子命我先君曰、伯舅女
率太師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先君用是以舊履

而有討於魯、女又昵魯之奸、言而興群戎以賊我邦
京、茲剪雍門之荻、焚廬舍、蕪原獲、寡君弱、不能過其
遺孤、其遺孤日夜西嚮、厲刃曰、必肉晉死、不敢辭、今
天既奪女魄、而誘其君臣之裏、以睽間也、寡君敢不
順以天命、討大夫以軍、若城、降者寡君之命、車無所
愛、亡臣偃不若命、軍還而瘡發目弗獲瞑、諸大夫所
習聞也、趙勝曰、齊侯必亡、犯上侮強、助逆誣帝、此四
者得一爲誅、况兼之乎、姑歛師以驕其還、還而後襲
之、可肆志焉、齊師還、趙季襲之、遂獲晏蕡、

劉氏范氏世婚、長弘事鑿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

爲計、六月癸卯王使使燭萇弘死、曰微大夫之九周不及成也、雖然大夫乃與晉之叛臣、晉不以爲討、弗敢憾大夫弘拜稽首曰君王過聽臣策、九歲諸侯之力、大城成周、版築之下、暴骨與焉、以爲臣僇、臣死且不朽、君王幸誅臣以悅盟主、盟主服從、諸侯嚮賓、以僇臣之故、臣死且不朽、成武二氏始之良也、宣孟文子嗣之英也、夾世陪晉力軋而爭孰爲叛焉、如其與也、以臣是悅王悅盟主、盟主悅卿母乃非漸乎、夏殺閼逢、成殷志也、商裂北干、因周計也、晉之從政、睥睨千雉無日忘之、臣聞命矣、下見安于、敢以天子之命

討曰、首亂陪臣、波及至度、維是不佞與于厥辜賦柔桑之五章而死、周人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于仲之子童爲齊侯夫人曰、請使童見子家子乃以公出、公遂如晉、將如乾侯、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人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公至乾侯處於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公患欲自殺、曰余再辱不如死也、子家子曰、若有臣不能即、而棄其社稷以墮

越於外、將辱之是取、又衡、恚鳥、二國宴而惧勞師、季孫覩而處復君、其快君死也如一、君又不戒成其志矣、退而曰、二國之不爲君也微哉、晉伯主也、齊伯之餘也、政在強臣矣、而又右之、右國之逆以抑君、不教世矣、魯猶宗也、晉旅月之鬼、不其餒而、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云云、君子曰、史墨小人哉、六卿固弁髦晉君而墨又從臾之藐焉以墓、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如其弱也、庸非君乎、冠履定分、不可易也、三氏瓜剖墨其為削乎、

楚靈王聞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其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侍者曰、善哉、君之言及此也、而晚、君王之令慶封也、則曷不念郊教、城陳城蔡、不羨、則曷不念其先之餽鬼、日臺章華、而朝諸侯、參然而問周之鼎也、君王未之念也、詩云啜其泣矣、嗟何及矣、其君王之今日乎、

晋荀寅求貸於蔡侯、蔡侯曰、寡人以國之貧小、不能事大國、而失身楚、楚不若是、恤其從政者、霍而夷於君、以詰予之瑱珮、復陶、互戴、弗克事珪鬯、獲罪於先

羅

君之社稷用昧死諸于友國幸哀憐之而悉率諸侯之甲徵罪於楚唯是不腆敝賦寡人之妾與貨賄悉用從事敢辱大夫之誦我先君叔不能率王訓而罪於傳書爰及嗣裔脫羈而已大路闕鞶姑洗密湏之鼓唯晋是貢蔡無分寶疆場之弗輯與歲佐蔡雖辱稱諸侯也淇寃猶懸磬賴大夫之力得肆志於楚有瑱珮復陶在敬用藉年吾子光輔盟主而輯綏諸侯方貢不乏私覲自萃又何求哉荀寅不悅而退定公三年蔡侯唐侯朝於吳請伐楚吳子許之蔡侯曰盍以辭先之夫弊王曰我靈夷也惟力之是任而

奚辭爲伍貞曰不然我與楚閼五易世矣若麇之角於澤數挺數絀御為雌雄弗克有楚我直楚曲何患無辭辭以先之武以繼之制勝之經也乃使伯嘉以師先曰天誘楚亂不苟戢也而世淫甚威以逞於我寡君之命群臣曰母贖武母懷報惟是邊竟之吏脩父兄之怨能合而不能離也且辭於寡君曰我天子之制親親賢賢猶牙盤錯以屏王室唯楚之先靡德只而棄其缺舌以徼惠年我成王而稱附庸我昭王之南狩尔寶苞藏其裾心鳩其蟲蜮以震驚侍衛盟主有討尔又游辭而誣之水神曰以是逃罰水庶幾

靡喙哉、隣爾國者、若鄧若蕡若蕪若江若黃若六若
葵若庸若麋若漢若息自一二宗室外夫孰非神明
之胄而剪焉使弗祀名有憾於陸渾而耀於雒曰楚
折鈎之喙足以為九鼎乃又赦卜曰余尚得天下不
吉投龜詰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取之
城濮之役你師為僇辱之役尔不能具耳目以入宗
廟尔猶不省慝而睠睨其共辟以至于永誅日唐蔡二
君之以好觀也尔既徵其珮與肅袞而又使嬖臣窮
其副而繫之三年蔡君日夜擣頰而譖寡君也曰蔡
之社稷狎奪狎予若童子之食且不穀之先人其不

劉於楚市者幾希碩得舉國而從之晋又許我長轂
九百以為後勁寡君迺曰余一人不敢脩怨於楚惟
王室之不穀以為余懇余忝為宗盟長敢忘于振武
士十萬自鄢及郢盡敵乃止江漢諸姬以及庭堅之
裔悉復厥祀其諸大夫士非族於熊能自變夷寡君
無所愛其爵遂濟師

吳王賜伍子胥屬鏹以死子胥歎曰天乎余之無罪
也吾先君之驟王而入楚也吾君王之逞讐也而伯
諸侯則微矣之力也使者曰不敏少不足以知大夫
則竊聞君王之緒言曰余一人敢忘大夫之勛唯細

言是徇以齊於僇，抑先王之不獲正始也。歿齒有隱憾焉。柏舉之後，大夫暴與尸讐，棘而鞭之。楚人煨燼之餘，勵其生者以報死者，萃怒於我。我是以不獲有楚、檮李之役。大夫寔張皇六師，不足以衛先王之指。遂棄群臣，余一人以為恨。語有之：「人臣無外，絕貳也。」大夫以身奉余，而東其子於鮑氏，亦庶幾異日柏舉哉。余不得復事大夫矣。子晉頹而吁，且詭曰：「樹吾墓，擯擯可材乎？」三年而吳弱且亡也。

晋侯會吳子于黃池。爭長，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

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

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

可知也。對曰：「諸姑視之，又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授敵手，夷德輕，不忍久。」諸少待之，乃先吳。既及衛，有惡司馬寅於簡子者曰：「吳有內難，厥亦昏矣。」子為正卿，以佐盟主，而不張武師以懾夷狄而先之，吳既先晋，趙又勝吳，如其合也，不更後乎？宋之盟，子之先武子也。今子寔再辱晋焉，君以辱為討，子將焉辟？必殺司馬以悅於國。」簡子乃遂殺司馬寅。

This image shows a severely damaged page from an old document. The paper is a light cream or yellowish color, showing significant signs of aging and deterioration. There are numerous dark brown, irregular stains of varying sizes scattered across the surface, which appear to be water damage or mold. Some of these stains have a distinct, somewhat hook-like shape. The overall texture looks rough and uneven, with some areas appearing more fibrous than others. The damage is most concentrated in the upper half of the page, with fewer stains visible in the lower portion.

